皇明典故紀聞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二

交河　余繼登　緝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正統十四年降虜之編置京畿者因虜入寇遂編髮胡服肆掠人目爲家達子

○正統十四年侍講劉定之疏言時政內一款言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

破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
宜乘大兵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
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姻變其衣服不許仍遵
胡俗爲兵者使與中國之兵部伍相雜以牽
制之爲民者使與中國之民里甲相錯以染
化之况又省金帛之給減漕輓之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淺短不足仰動 天聽然
今者之禍可鑑矣
景皇初即位勅諭都察院臣曰臣下有恭敬恐

懼之心朝廷禮儀自然嚴肅比聞羣臣入朝多行私揖跪拜禮甚者三五成羣高談嬉咲略無忌憚此恭敬之心何在守衛官軍例必辰時換直欲彼此相識以辯奸僞乃令於五鼓未朝時即紛然排擁出入甚至雜以販鬻者此恐懼之心何在其榜諭皇城四門自今俱宜遵

祖宗之法敢仍前故違者糾儀巡視御史及鴻臚寺官舉之重罪不宥

〇舊制凡傳奉聖旨諸司奉行者以所得旨意

具本覆奏送科惟光祿寺但附錄文簿及李
亨得罪言者謂亨嘗私餽太監王振詐稱奉
英宗皇帝聖旨日給振酒饌法司查無覆本當
以詐傳詔旨之罪請自是每事覆本如諸司
本寺卿齊整言所司事冗中旨處分月每十
餘至若逐一覆本不惟文書不勝其繁抑且
瑣碎上煩聽覽乞仍舊附錄爲便從之
○故事自冬至後至春日殿前將軍甲士賜酒
肉名曰頭腦酒

景王初即位以大官不充罷之

正統十四年戸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等言翰林官屬雖有額員然自永樂宣德以來往往額外多除皆出

英宗命吏部止因本院在任官九年考稱者請旨照例歴授本院之職不拘多餘已是相倍今本院自講讀以至五經博士等官俱多缺員欽惟　皇上嗣登大寶正用人之際况文學侍從之臣尤當精選以備顧問貧益　聖

學乞勑吏部於本院見任官及庶吉士內推
選陞補講讀等官員缺其五經博士及典籍
侍書待詔之缺俱於教官內推舉送院考補
如此庶幾官不曠職近侍得人從之
○戶部左侍郎王瀹以庶吉士授司直郎
仁宗嗣位陞鄭府左長史宣德四年隨王之國
六年詔取回京改戶部郎中以至今官乃近
日長史不復別陞非舊制也
○景泰時有言錦衣衛官校緝事之弊者云多

爲人復私怨指無爲有誣致人罪且例不許

辯理

景皇曰官校本以廉陰謀不軌大姦大惡乃令其弊如此此後有送法司不引伏者其爲辯理之如肆誣罔俱重罪不宥

○景泰初給事中李實等奏近年各處鎮守巡撫等官動經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懸隔患疾病而不能相恤子女遠違過婚姻而不能嫁娶有子者尚遺此慮無子者誠有可

矜乞勑各官議許其妻子完住量給本處官倉俸米以贍其家從之巡撫携家始此

○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以雷震塔廟奏言佛者以清淨爲本慈悲爲用其教之行與否不係於世道之輕重與其徒之多寡也今四方多流徙之民而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乖本末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衣食之費雖不仰給於官府亦必出自於民間其度僧之舉亦乞少緩

○國子監進士題名碑原在大成門下正統間移於太學門外景泰中司業趙琬言風雨飄淋易於損壞始命工部造屋覆蓋

○永樂初內閣官遇常朝立金臺東錦衣衛在西後因不便移下貼御道東西對立後因雨各衙門俱上奉天門奏事五府立西簷柱外六卿敘立東簷柱內內閣遂無地可立景泰二年秋以戶部尚書兼學士陳循奏始令常朝內閣學士與錦衣衛官東西對立經筵日

同知經筵官序於尚書都御史上午朝翰林
院先奏事
○舊制歲遣御史二員於長蘆兩淮巡鹽又遣
御史分巡南北河道有司供費不給給事中
李瓚以為言都察院遂請罷巡河御史二員
令巡鹽御史兼之
○景泰間給事中李錫奏京師物價湧貴四方
人民疲弊光祿寺錢粮日少乞將四月八日
并端陽等節宴賜百官酒飯暫為停止

景皇詔曰此　祖宗舊制不可以小費輕改其
遵行之
○景泰時侍講邢寬以服闋復除南京翰林院
署掌院事大學士陳循等以侍講係屬官於
掌印不便遂陞爲侍講學士
○景泰中給事中白瑩言事內一款言洪武中
凡京官本戶雜泛差役俱爲優免今聞各處
將京官之家編作水馬驛站等役請申明舊
章一槩優免從之

〇勑官吏故勘平人致死者論死不宥給事中于泰言其意本非故殺宜在所宥由是坐故勘者悉得無罪監察御史左鼎等言小民無知犯法可以情而貸若官吏以學術發身以法律從事操威福之柄豈可懷私受賄巧文深詆殺無罪人原其情與故殺何異先朝屢有恩宥皆不及此豈 列聖之仁明有所不逮誠以法者天下之公不可以私意妄有所輕重也章下刑部尚書俞士悅等言御史言

是月後故勘者宜論死不宥從之

〇景泰三年秋罷兩淮長蘆巡鹽御史鹽法河道命撫按官兼理

〇景泰時赦款內有誆詐財物免追者於是京師攬納戶車戶得人財物皆援以為例不如約辦納裝載戶部謂其騙民財虧國用請令法司追完庶使奸計不行從之

〇景泰三年以藩勞陞致仕禮部左侍郎楊翥為本部尚書賜誥命封贈其祖父母父母及

妻仍舊致仕給俸

○景泰三年命尚書都御史等官分行諸郡國考察方面及有司官諭之曰朕惟治理以任官爲本任官以得人爲先任得其人則官使皆賢才而政事無不理政得其理則民庶皆安養而天下無不治近聞各處方面有司等衙門官固有持心公正操行端潔之人雖其作爲長短不同然不失爲君子此等之人長于作爲者當明陳其事績可旌可擢短于作

爲者當明陳其老壯可存可放所以待君子使人有所勸亦有貪淫無耻酷暴不仁之徒雖其能否老壯不同然不免爲小人此等之徒不必問其能否老壯當明陳其過犯顯然證佐可罪可黜所以待小人使人有所懲然知人之難從古以爲病固有行實貪淫而善于結交要譽以自固者心實酷暴而巧於容悅逢迎以自掩者小人固如是矣君子或不能然反見嗔於人者有之欲得存舍之公未

之有也今特命爾等分往浙江等布政司考
察方面文職有司等衙門官務在躬親徧歷
廣詢博訪果有前項君子之人宜加禮待存
留在任管事其有可以旌擢及或老疾罷軟
不能辦理例應致仕及革職者明白開具實
跡奏來并送吏部應放免者就彼放免果有
前項小人闒茸不才所爲太甚的然爲民害
者明白開其過惡顯然證佐實跡奏送來京
處治當送問者送按察司并巡按御史處問

理依律照例發落夫進退人才非易事爾須廉以立己之本明以求人之實公以正己之權度恕以處人之用舍毋惑於恩讎之囑託毋私於親故之情好毋徇於勢要之使令毋狃于利害之報復爲此咨任

一景泰特南京錦衣衛餘丁華敏言內官十害廣積家財金銀珠玉動以萬計此從何而來非盜府庫之錢粮則削生民之膏血其害一也內官專權倚勢侵占公侯房屋與工造作

役軍勞民其害二也內官家人義男外親盡是無籍之徒肥馬輕裘縱橫豪悍任意爲非甚至納粟補官貴賤不分其害三也蓋造佛寺費用無算以一已之私破萬家之產其害四也廣置田莊不納粮芻寄戶府縣不當差徭彼則田連阡陌民則無立錐之地其害五也家人中鹽虛占鹽數轉賣與人先得勘合倍支鉅萬壞國家之榷法奪客商之利息其害六也奏求塲房邀接客旅倚勢賒賣混賴

不還商人受害莫敢誰何其害七也賣放匠人名爲件當辦納月錢內府監局之人造作工役煩重棰楚不堪其害八也家人包攬各色物件官府畏懼以一科十虧官損民其害九也內官監工非法酷刑軍匠塗炭不勝嗟怨其害十也

景泰間戶部尚書金濂言節用粮儲十事內一款言僧道潛住京師動以萬計雖不費官粮而米價踴貴實由其冗食所致宜除在京

寺觀及奉旨存留外餘令回原寺觀住居仍令五城兵馬司挨捕違者俱如永樂間例發遣充軍

（）景泰間尚書俞士悅言兵政有國之大事朝廷養軍於無事之時正欲用之於有事之日也比者臣點視各營軍伍自總兵而下私縱役占動以萬計輦轂之下尚爾其他在外可知臣曩任御史之時凡問私役軍人者俱照榜例重罪以故人不敢犯乞勑兵部申明舊

榜嚴加禁革又言昔蕭何入關首收圖籍曹彬下江南回載圖書後世皆稱其賢爲治之要固不可無圖籍以資稽考也臣見各營官軍略無籍册文卷可查止憑自具數目若有欺弊何由得知乞令兵部自今將軍馬數目造册二本一進內府藏收一存本部備照是之

〇景泰時大學士商輅言各邊操守官軍寡弱艱難夫寡弱則不能戰艱難則不能守切聞

口外田地廣饒多被勢要之家占耕收利入
已其軍士非但無力耕種亦無近便田地可
耕衣食既不給則壯氣沮喪安望其能守也
乞命戸部選能幹官分往大同宣府懷來永
寧等處會同都御史等官將田地盡數撥與
軍士令其分爲兩番六月操守六月耕種收
成之後併力備禦如此則轉輸之費可省又
豈有寡弱艱難之足慮哉部覆請勑督撫諸
臣嚴實舉行敢有沮壞者奏聞區處

○景泰三年十二月禮部奏本部職掌四夷外國并各處進貢金銀器皿方物及賞賜之類舊有直房三間係吏戶禮三部堂上官每日候朝處所於內收貯各處進貢賞賜等物今瓦剌使臣數多賞賜動經萬計收貯不盡遂使各官每日候朝無地可處看得吏科北廊房六間是府軍等衛帶刀上直官軍所處猶有空者乞將帶刀官軍併作三間其餘三間撥與本部收貯各處進貢金銀方物及賞賜

鈔幣綵段之類從之

○景泰時兵部尚書于謙奏整點各營官軍其官軍不到者動以萬數衣甲全無蓋由總兵官及坐營把總等官苟且因循鈐束不謹乞量黜罰以警將來詔總兵等官鈌軍一萬以上者罰俸半年以下者罰三月限半月內齊集總督等官十日一點視如仍前怠忽必殺不赦

○景泰四年從科臣張軾言申禁官員子姪人

等於官所冒籍科舉

○景泰間御史左鼎奏國家承平日久而公私恒患於不足遠至軍興尤爲窮蹙於是賣官鬻爵凡衰世苟且之法一切舉而行之科歛愈煩國用愈匱嘗觀漢文帝唐太宗之初水旱霜蝗連歲俱有或匈奴嫚侮或突厥寇掠亦可謂多事矣然卒能使貫朽而不可校粟腐而不可食斗米三四錢行者不賫粮豈有他道哉不過躬行儉約輕傜薄賦是以國富

於上民安於下由是觀之欲致國用之饒裕豈必掊克聚斂之爲哉誠能痛抑末技嚴禁遊惰凡工商僧道之流減汰抑遏悉驅而歸之農官吏將士之無用者罷斥揀擇毋使其冗食開廣屯田以漸實邊廩量減士卒以稍紓邊餉與凡不急之役無益之費如寺觀營造供佛飯僧之類一絶之而不爲專以務農重穀爲本而尤躬行儉約以率之愼擇守令嚴條約以督勵之持之以悠久行之以至誠

則何患戶口之不增賦稅之不廣民財之不裕國用之不足哉

一景泰間御史左鼎等陳言時政內一款言停銀課以杜民患正統年間閩浙俱採辦銀課豪猾貪利互相殺奪遂使鄧茂七葉宗留之徒乘勢作亂致勞大軍征勦裝除而銀課之令遂止不行近者皆仍前舉行臣等竊聞浙瘠瘠之民甫能安業誠恐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乞暫免採辦庶無意外之憂

○景泰四年禮部奏遞因濟寧徐州饑勅巡撫官權宜拯濟而臨清縣儒學增廣生員王銘等四人各願輸米五百石入國子監讀書雖云權宜實壞士習請弛其令庶使生徒以學行相勵從之嗚呼納粟賑荒且猶不可濫觴至今恃爲理財要策矣是可歎也

○景泰間御史程瓛言國子監爲天下學校之首偏在京城東北隅乞勅工部於今年秋成之後遷於東長安街之南改創基圖華胡元

之舊址增輝丹墍立當代之新規時議者以水旱相仍役非其時遂不果行深可惜也

○景泰間給事中盧祥言近者會議寬恤事宜其謀逆反叛人命强盗俱許出首免罪定不當行之例施不當加之恩且謀逆强盗殺人者得自首以免罪而良善無辜受害者又孰從而雪寃好惡既戾乎人心感召昜通乎天意是則將以弭災而反以致災若不裁正於今必致貽悔於後惡逆怙終之禍將何以遏

上亦哉

景皇帝報曰賞功罰罪自有正典寛則恐小人無所警懼法司其計議停當以聞

○初會試同考官從禮部推選翰林院官京官教官皆得爲之至景泰時禮部尚書胡濙言翰林院及春坊以文藝爲職業宜專其事京官内科第有學行者宜兼取以文教官不許文讀著爲令從之

○景泰中御史倪敬奏布按二司大小官員私

用什物俱令府行縣辦納未免以一科十比其去任將原辦什物盡易貲入已代者至又行派辦民受其害今後大小衙門官員私衙什物俱令公同籍記去任之時照數交付不許似前科辦擾民仍乞移文各處通行禁約從之

○景泰四年山西鄉試錄內考官徐霖批中庸義云文與人同理與人異都御史李秉云果若所言則爲蹈襲雷同之文而有戾指背理

之失然此篇文不肯理乃霖之不明也詔治
霖罪奪祿幣表裡入官
○景泰中大理寺卿薛瑄言今法司發擬罪囚
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勑自
今一依　祖宗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從之
○景泰中給事中林聰等因災異陳言內一欵
汰僧道以去遊食先儒有曰國無游民則生
者衆矣遊食者爲國之蠹也今京城內外僧
行道童皆以請給度牒爲名或居寺觀或寓

人家者動以萬計或有已給度牒而不回假托游方而來此皆不耕而食不蠶而衣雖朝廷未嘗給以粮餉散以衣布然其所服食者皆軍民之衣粮也蠶食京師莫此爲甚況此輩既無家室又無差役服夷狄之服心禽獸之心是以昔者猖妖言之趙才興因僧人也近者造妖書之淨處戒僧人也復有佯狂而直入禁庭有謀財而殺傷人命其他奸盜詐僞不可勝計且景泰二年已度僧三萬有奇

若今歲復度恐天下之民將半爲僧道矣乞

令錦衣衛五城兵馬司盡究各寺觀及人家

但有游方掛搭寄住僧道悉皆驅遣出京各

回鄉里有敢隱藏者治以重罪庶民有正業

之趨國無冗食之費

○林聰疏中又一欵禁私役以振軍旅　祖宗

定制一軍不許私役一卒不許放閑律有常

憲　皇上中興以來慮各官私役數多故自

總兵以下給以從兵幾人各有定數然亦未

嘗使之放閑而不行操練也今各營總兵等官將給與從兵放使辦納月錢却令在營操練者朝夕隨從又有占用賣放至七八十人者甚至二三百人者比聞差官點閘率皆顧倩頂替不惟軍士被其剝削抑且朝廷虛費粮餉夫朝廷養育軍士所以防外患將帥訓練軍士所以精武藝今既私役不赴操練則軍士怠惰武藝不精卒有警急何以使戰豈能得其用哉乞勅總兵以下等官如有私役

軍士者悉皆退出原給隨從者亦以時操練
則軍士無剥削之害而有勇敢之氣矣
林聰等疏中又有慎刑獄一欵言邇來法司
惟務深刻或任好惡或避嫌疑或執原詞或
拘成案不審情犯虛實但知希旨迎合如聖
旨批法司辯理者則與之辯理罪雖估終而
必有批法司知道者多立案不行情雖可矜
而莫伸又如當行勘者不與之行勘當提對
者不與之提對獄囚經年淹禁文案屢歲不

淸似此抱負不平陳情懇訴少者不下十有餘次多者不下二十餘次罪終莫逃積憤含冤甚傷和氣乞勑法司今後在監罪囚務在推情鞫問詳審重輕不許任意徇情鍛錬成獄如是則刑罰得中人無冤抑

舊制內府所用油楂槐木石磨等項每年一換計買納完備費銀二三百兩景泰五年以都給事中林聰言始命五年一換

景泰中刑部郎中陳金戶部郎中陳汝言爲

御史所劾金等疏辯詔該衙門查究於是十三道御史糾金等妄辯請置於法
景皇帝曰言者朝廷固所不禁然人有枉豈可偏徇不爲辯耶既而吏部覆十三道所劾俱無驗遂勅今後言官劾奏必究實無妄
（）景泰時泰寧等衛都督僉事革干帖木兒等上書願附塞居住且乞大寧廢城及甲盾下大臣議言宜待使人回日令譯者語以爾俗以圍獵爲生近塞恐不便爾生業且又天時

炎熱恐瘴等致生疾疫但可去塞二百里外居住甲盾俱有如遇敵之時奏來給與如此庶可以塞夷人之請亦不失撫馭之道

○景泰間命都察院出榜禁約各布政司外夷經過處所務要嚴加體察不許官員軍民舖店之家私與交易物貨夾帶回還及通同衛所多索車杠人夫違者全家發海南衛分充軍其該用人夫車輛以十分爲率軍衛三分有司七分永爲定例

○景泰時山東陽穀縣主簿馬彥斌坐罪當斬其子震奏願代死法司為請特宥彥斌編震充邊衛軍

○應天舊無試院每開科借京衛武學為之學地狹每將儀門墻垣拆毀苫蓋席舍試畢復脩至景泰五年冬始以應天府尹馬諒言以永樂間錦衣指揮紀綱沒官房改造試院

○景泰間鎮守尚書孫原貞條陳時政內一款言屯種曰

太宗皇帝置立紅牌備開軍士屯種定例須行天下都司衛所種様田以驗其收成計子粒以較其多寡行賞罰以勵其勤怠此誠良法而萬世依賴者也今屯軍因繕工餽運等差占妨誤屯種者多乞勑戶部於各衛所官軍內簡精鋭以操備撥冗雜以屯種如添萬人下屯歲省支倉粮十二萬石又積餘粮六萬石若天下衛所各照舊屯種則粮儲不可勝計兵食豈有不足者哉

○景泰時內閣書辦官日久狎玩往往窺伺事機售恩納賄及冒署直文淵閣知制誥職銜以愚瞽外人大學士王文等覺其弊奏請調之於是調太常寺少卿王謙禮部儀制司郎中蔣宸等於南京

○景泰時雲南虛仁驛驛丞疏言時政內一款言近年以來釋教盛行滿於京絡於道路橫於郡縣遍於鄉村聾瞽士民誘煽男女廉恥道喪風俗掃地嗚呼元氣爲得不傷沴氣爲

得不作此蓋前之掌邦禮者屈於王振之勢令年日度僧明年日度僧百千萬億日熾月盛今雖云止度裁抑不過示虛文應故事而已臣以爲宜盡令長髮勅使歸俗務農庶邪術不興沴氣自息

○舊例春秋祭文廟其兩廡合用豕二粟棗各二十二斤黍稷各三升三合鉶鹽五斤十兩均分從祀一百九分景泰時太常卿許彬言其太薄乃增豕四隻棗栗各五十斤黍稷各

一斤鍘鹽五十斤

○景泰時瀋王佶淳奏臣見文武官員得褒封先代臣生母瀋簡王夫人章氏亦乞照例須謚妃號

景皇從其請曰毋以子貴其贈章氏爲瀋簡王次妃以無發册例令自具儀告知

○景泰時御史葉盛言竊見天下僧徒冗濫敗俗傷化其間有因戶內丁多求避差役者有因爲盜事發更名換姓者有係灶丁灶戶負

鹽課而偷身苟免者有係逃軍逃匠懽捕而
私自削髮者乞勑該部議取各僧度牒審驗
若年貌相同名籍俱實者仍與執照爲僧若
買借他人度牒及無度牒者究問遞發前項
衛分充軍
○景泰中有學官爲生員誣陷贓罪械至京
自經于逆旅事聞都察院請通行天下禁約
凡生員有以奉師束修贄見儀物爲贓構詞
誣陷者官司鞫實即與分豁毋一槩論贓其

生員誣陷師長眞情畢白仍械京治罪從之

○景泰時岷王徽煣奏蒙封臣子音涳爲長子臣弟徽𤇯爲江川王凡遇節令及家庭行禮班次不定命禮部議以宗子法言之則以嫡長爲重以家人禮言之則以尊卑爲先凡遇公禮則當依宗子法重在世子家庭私禮則當依家人禮尊歸叔伯

○景泰時御史錢清酗酒乘馬突入長安左門守衛官以聞

景皇以其不謹禮法謫靈山知縣
○景泰時貴州左布政范理奏其原籍府縣官賢否欲黜陟之爲吏科所劾下法司治罪
○景泰六年夏命禮部移文天下今後僧道務要本戶丁多本人持行脩潔不係軍匠鹽灶等籍里老保結呈縣覆實具申府司類呈該部方許收度如有扶捏詐冐不實者巡按御史按察司將本人并保送僉書官吏一體治罪仍勘各寺院原定額數如有不及給與度

牒如有數多不與出給

○景泰中御史苗穟言臣見府州縣衛所問刑官不問罪之輕重一槩監禁有一年不决者有半年不理者乞通移文在外問刑衙門今後真犯死罪監禁外其餘輕重罪囚不許久禁照舊例大事五日小事三日不與决斷者聽受禁之人赴巡撫巡按等官伸告則囚犯不致淹禁而囹圄空虛矣詔從之

○景泰中戶部奏京城居民徇利逐末屠宰耕

牛

景皇命御史兵馬捕問追牛給貧民耕種

○景泰六年永嘉大長公主奏願以置買無錫縣田一千二百餘畝歲入租粮七百餘石盡歸有司以助供給軍馬之用

○景泰間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章文言諸司職掌內東宮官從本衙門以事蹟備送吏部考覈景泰三年九月間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周旋等又奉　聖諭東宮官皆不

必考近本府主簿趙政等考滿吏部又移文
本府及送河南道考覈且諸司職掌實國家
彝典萬世不可改易况綸音在耳未及再期
而吏部輙反覆不常難於遵守
景皇命如諸司職掌行
○景泰六年冬吏科都給事中李瓚言南北直
隸學校俱無按察司官提督宜分遣有學行
御史二員專理庶學政不致廢弛人材有所
造就始命御史葉張淵提督南北直隸學

校

一景泰間南京守備平江伯陳豫等奏永樂年間例一家被盜刼四隣十家助擒之即獲人賞銀五十兩文綺四表裡鈔二千貫各給以盜者貲産如坐視四隣各十家均償所刼且枷示之必得盜乃釋都察院謂其太重奏遂寢

一陝西舊無貢院每試士於三皇廟中至景泰七年春始以布政許資奏創今試院

○景泰七年

景皇詔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近聞民間自宮者甚多洪熙宣德年間已有禁例爾禮部其榜諭多人自今敢有自宮求進及投入王府并官員勢要之家者俱如舊例處以不孝一死罪該管旗甲里老鄰人知而不首及隱藏者俱罪之

○景泰中光祿寺丞王鍾奏東安門外夾道中日有顛連無告窮民扶老携幼跪拜呼喚乞

錢一城之內四關之中照處無之令將寒冱必有凍餓而死者乞勑戶部等衙門勘審人給布衣一身粟米一斛審其原籍有親戚者待明年春暖沿途給與口粮遞送還家其無親戚者在京以沒官房給之仍行天下有司遇有窮民一體矜恤命戶部議行之

皇明從政紀聞卷十二終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三

交河 余繼登 輯
臨朐 馮琦 訂
新城 王象乾 校

天順初武清侯石亨奏伏覩洪武禮制榜文凡朝參并護衛官員軍校進退先後有序禁門出入有常近年以來不分貴賤相參挨擠皇城各門諸人往來徑行全無忌憚有帶物貨入內買賣者今後常朝第三通鼓起先開

二門官軍旗校將軍先進擺列待鐘響朝官依次而進嚴敕守衞官軍不許縱放無牌面人員穿朝出入及將物貨買賣如此則朝綱整肅貴賤有別門禁嚴密奸宄無由而作矣

從之

○天順初留守左衞小旗陳福奏洪惟

太祖高皇帝刱業之初建創寺觀設立僧道巳有定額其後徃徃私創菴院濫將無藉之徒收充亦有逃軍囚匠改名易姓削髮頂冠人

莫之識偷享安閒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不貨
殖而財用有餘故人皆樂為之近年旱潦相
仍百姓艱食其游惰之人或托為僧道游食
四方而愈盛矣以在京觀之寺觀動至千百
僧道不可數計求財索食沿街塞路張掛天
神佛像擅言禍福以盖造寺觀為名務圖肥
已飲食酒肉宿歇娼妓無所不為又有燃指
焚香刺膚割股驚駭人目扇惑人心不惟糜
發於民抑且有傷風化乞在內令巡城御史

五城兵馬司在外令巡按御史及有司等官
拏問發落仍勑禮部將各府州縣盖定寺觀
額設僧道名數除已給度牒者暫令各寺觀
附籍其餘查無度牒悉發寧家隨住當差遇
有額内缺數方許簪剃設有仍前私自簪剃
及指稱行者道童名色躲避差徭將本犯并
寺觀住持悉發充軍其餘濫設寺觀盡行拆
毀從之
○天順初禮科給事中何琮言歲貢之設始者

有司考其學行端莊文理優長者貢之至京翰林院復考其中式者送國子監肄業不中者有司教官皆受決罰其嚴如此近年以來府州縣官視爲虛文不察學行之端莊不顧文理之通否但取食糧年深者貢之茍資次該貢雖殘疾衰老昏昧鄙猥者一槩起送及其到部競政者惟出易題以順其情應貢者慣記舊文以幸其中不能記者則又私相傳遞其文考試官一槩濫取及送入國子監須

十餘年方得取用或授以郡縣之職其動靜

舉止已無所措其手足又焉能立政事革吏

弊而子庶民哉惟貪婪剝削以爲還家養老

之計而已臣切惟歲貢者國家求賢之路學

廩者國家育才之具郡縣者國家牧民之所

以求賢之路而爲有司市恩之私以育才之

具而養朽腐無用之物以牧民之所而授衰

朽貪婪之流思念至此寧不爲之痛心哉乞

勅禮部都察院嚴加考選仍行巡按御史及

布按二司官將府州縣學生員不通文理人
物鄙猥殘疾年五十以上者不許充貢五十
以下曾經鄉試未中者考試中式方許起送
則非惟上有所畏盡其教養之心抑且士知
所重奮其向學之志矣

天順初

英宗諭戶部臣曰京城貧窮無依之人行乞於
市誠可憫恤其令順天府於大興宛平二縣
各設養濟院一所收之即令暫於順便寺觀

內京倉支米煮飯，給二餐器皿柴薪蔬菜之屬，從府縣設法措辦。有病者撥醫調治，病故者給以棺木，務使鰥寡孤獨得沾實惠。

○舊制商人中鹽有不次支給者，謂之存積；有循次守支數十年者，謂之常股。

○正統間，江西參議夏時建議以民間稅糧多寡，官為定其徭役，謂之均徭冊，後行其法於四川。四川民以為不便，於是重慶府民奏：政令一則人易守，科條繁則人易惑。祖宗數十年

間所以不輕出一分者慮擾民也切見四川
民間賦役俱有定制其徭役臨期量力差遣
近者官司輕於更變造成均徭冊以民間稅
糧多寡爲差分上中下三等預先定其徭役
且川蜀之民有稅糧多而丁力財帛不足者
有糧少而丁力財帛有餘者今惟以稅糧定
其科差則富商鉅賈力役不及而農民終年
無休息之日矣臣恐數歲之後民皆棄本趨
末爲患非細奏上詔從民便里長有害民者

如律治罪

○天順元年十月勑文武羣臣曰朕恭膺　天命復承　祖宗大統夙夜憂勤欲使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爲前人所累拘幽至今五十餘年憫此遺孤特從寛貸用是厚加賞賚遣人送至鳳陽居住月給廩餼以安其生仍聽婚姻以續其後庶副朕眷念親親之意

○天順初禁服大雲柳黃江黃明黃等服京衞

指揮等官李春等服大雲柳黃紵絲衣爲錦衣衛所捕獲命各追紵絲二十疋然後罪之

○天順初匠人錢善等六人於內府鑄印盜銀十兩分之事覺俱命斬於市

○太平侯張軏性兇暴于謙王文范廣之死軏實有力既得志益驕橫一日朝退途中拱揖左右問故曰范廣過也遂得疾不能壓痛若月餘而沒

皇明祖訓郡王歲祿二千石後以邊境用糧浩

頒止給千石

英宗復辟諸王以情自陳各量增之如河東王給一千三百石內五百五十石折鈔

英祖復位後命自遼東至甘肅一帶邊民有強勁精壯願報効者募爲士兵收附近衛所給與銀布𣙜馬器械秋冬操練支與口糧春夏務農住支免其本戶五石稅糧二丁雜差以供給之

○天順時兵部尚書陳汝言阿宦官意將先送

兩廣福建雲南達官盡數取回閣臣李賢言於

英宗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徙之遠方甚便況彼住定以爲樂土今復取回多不願來

英宗曰吾亦悔之但今已在途不可中止後有願去者從之

○天順間內閣李賢言於

英宗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英宗曰何害賢曰錦衣官校差出者取財擾民

因備述其故

英宗疑賢言過實密訪之果然有一人得銀三四千兩者乃召管衛事指揮門達戒之令再有求索者一體重治不饒

英宗謂閣臣李賢曰朕毎得章奏無不親閱左右或以爲萬幾至繁一一親覽未免勞神恐非養生之道朕諭之曰身負荷天下之重而圖自安逸可乎勞一身以安兆民乃所欲也

左右乃不敢復言賢臣曰自古聖帝明王莫不
修德勤政所以天下長治久安彼邪佞輩安
知遠慮　陛下不為所惑足見至明更望持
守此心堅如金石可以馴致太平
〇天順時南城縣知縣陳歷疏言時政內一款
言臣以考滿來京見馬快等船所載官物少
而私貨多甚至夾帶商旅以規厚利沿河索
軍衛有司挽夫以千百計稍有稽緩輒加箠
辱丁夫到卅受諸箠楚質其衣鞋而役使者

有之要其錢米而縱放者有之恐視其饑寒
至于僵殍而不䘏者亦有之乞勅今後每舡
令載官物若干著爲定式不許擅帶私貨及
客商人等仍將其舡會數分定班次如差前
次舡即撥後次舡所編軍夫一半助駕沿河
亦酌定每舡一隻貼助挽夫若干餘外不許
多索至差後舡亦然命會官議行
○天順間禮部左侍郎鄒幹等奏永樂間翰林
院譯寫番字俱於國子監選取監生習用近

年以來官員軍民匠作厨役子弟投托教師
私自習學濫求進用況番字文書多關邊務
教習既濫不免透漏夷情乞勅翰林院今後
各館有缺仍照永樂間例選取年幼俊秀監
生送館習學其教師不許擅留各家子弟私
習及徇私舉保
英宗命今後敢有私自教習走漏夷情者皆重
罪不宥
○浙江試場原連杭州府學天順間以浙江巡

按及三司官言士子赴科累有作弊者請改試場於城東廢倉隙地乃立今試場

○天順間

英宗致書天下宗室諸王曰先於正統十三年因内外官員人等差去王府多有不遵禮法求索財物以致王府措辦艱難甚失親親之義已勑該部通行各處三司巡按御史等官許令體察具奏拏問治以重罪及致書各處王府知會以此人不敢犯近年以來差去官

員視爲泛常略無忌憚且如修武伯沈煜給事中王儼遣往瀋府冊封行禮接受王府銀兩數以百計其餘表裏財物等項甚多況王府財物有限豈堪如此費用其沈煜等已置於法今後但有遣去內外人員到府除飲饌之外一毫財物不可與之若有無知之徒不顧廉耻求索財物者事發仍照正統年間事例正犯處死全家邊遠充軍庶使人知守法親族不至勞費

○天順間浙江溫州府永嘉縣教諭雍懋上言朝
廷毎三年開科取士考官出題多摘裂牽綴
舉人作文亦少純實典雅比者浙江鄉試春
秋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題頭緒太多及所鏤
程文乃太簡略而不純實且春秋爲經屬詞
比事變例無窮考官出題往往棄經任傳甚
至參以己意名雖搭題實則射覆遂使素抱
實學者一時認題與考官相左輒被出斥乞
勅自後考官出題舉子作文一惟明文是遵

有不悛者罪之

英宗善其言命禮部議行

英宗在南内悅其幽静既復位數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曰廣智其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之後鑿石爲橋橋南北表以牌樓曰飛虹曰戴鰲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疊石爲山曰秀巖山上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圓

殿一引水環之曰環碧其門曰静芳曰瑞光
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跨河曰澄輝皆
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奇花
異木於其中毎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内閣儒
臣賞宴
○天順中鴻臚寺言舊制天下朝覲官至者方
面官隨品級序於京官之次則侍郎副都御
史等官當班於布政使之後矣然侍郎副都
御史等官須當奏對班行隔越趨走不便是

以前此方面官往往前後參錯不一今後方面官請遇降京官一班序立朝有定著班無錯雜禮體事宜兩無妨礙從之著爲令

英宗復位盜嚴祀事四年南郊大祀學士呂原侍郎蒯祥等十九人猶循舊例至西天小門不下轎馬爲校尉所伺察禮科糾之命姑容仍令禮部張榜禁約自後凡過西天小門者必下

天順四年四月命諸宗室凡無子者方許請

繼室生子至八歲者方許請名女至十五者方許請封著爲例

天順四年舉人萬經會試不第奏同考官修撰劉宣以同縣故黜巳

英宗令禮部及內閣試之文多疎謬命枷示禮部前一月黜爲民

虜酋阿台朶兒只伯數爲西邊患

英宗特遣兵部尚書王驥往巡邊驥至莊浪斬失機都指揮安敬以狥兵威大振虜聞遁去

○天順時太監阮忍奏蘇杭等處織造上用段疋七千已完乞遣內使如舊例督造
英宗以蘇杭等處高手人匠不多絲料有限人民艱窘遂罷之
○天順間成山伯王琮工科給事中鄭瑞往楚府冊封沿途受軍衛有司米肉且受崇陽王府羊酒爲科道所劾下獄琮罰祿一年瑞罷爲民
○西死舊有大液池池上有蓬萊山山巔有廣

寒殿金所築也西南有小山亦建殿於其上規制尤巧元所築也

英宗命即太液池東西作行殿三池東向西者曰凝和池西向東對蓬萊山者曰迎翠池西南向以草縛之而飾以堊曰太素其門各如殿名有亭六曰飛香擁翠澄波歲寒會景映暉軒一曰遠趣館一曰保和時或臨幸召文武大臣游賞

天順四年冬

英宗閱射於西苑命內閣學士李賢彭時呂原尚書王翺馬昂隨觀時五軍三千神機三營自總兵而下坐營把總管操官亦千數百人悉召入西苑與御馬監勇士頭目俱馳馬試箭閱其優劣而品第之閱畢進李賢等曰為國莫重於武備練武莫先於騎射為將領者必皆騎射精熟而後可以訓練士卒否則衆無所取法矣今所閱精熟者多而不及者少姑存之以勵將來若再試不進則黜罰加焉

賢等頓首曰　陛下留意及此國家幸甚

○天順四年閏十一月望月食四分有奇欽天

監失於推筭

英宗召內閣臣李賢等謂曰月食人所共見蓋

因欽天監失於推筭不預奏故不及救護湯

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於此而不盡心曠職

多矣聞序凡有災異多隱蔽不言見天文有

變必曲爲解說或將不祥字語改削而進若

遇吉兆却詳書進呈其懷奸不忠如此且上

天垂戒意必有在朝廷正欲聞災異以加修省而序乃隱蔽不言罪可容乎賢曰自古聖帝明王咸以謹天戒爲首務仰覩　聖意實同往聖非後世諱言災咎者比而序昧於大體不能供職誠可罪也於是執序及監正谷濱監副倪忠春官正郭貴等下獄降序爲太常寺少卿濱忠等罰治有差

天順五年夏

英宗召內閣臣李賢謂曰朕自復位以來每日

五鼓初即起拜天畢閱奏牘處分訖乃朝廟

方視朝退朝　母后還宮復閱奏牘罷進膳

飲食隨分未嘗揀擇衣服弁隨便雖着布衣

人豈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

德上節儉則下民自然富矣

英宗曰四書尚書朕嘗讀遍如二典三謨是

格言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

道盡在其中矣賢曰然願　陛下體而行之

幸甚曰朕在宮中雖極熱不揮扇雖隆寒不

近火賢曰　陛下聖質所禀堅厚體備中和之氣故能如此臣聞宋仁宗亦然

英宗曰朕聞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論治天下之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於君德又有益

英宗曰然

英宗嘗召内閣臣李賢諭曰如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罷宫俸錢一季支銀十

三萬賢曰自古國家惟懼冗食今在京一衞官有二三千員者可令兵部將老幼殘疾官漸調出外衞却以軍補其缺庶省冗費

英宗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使其不覺安土重遷人情之常若驟然行之必紛紛勞擾徒使怨朝廷卒亦不可行也

英宗曰然

○天順時各處告訐并採訪事實輒遣錦衣衞官校籍其家閣臣李賢言其多枉

英宗乃勑法司情重者奏請餘悉發巡按御史
并所司問理不許枉人違者重罪不宥
○天順五年十一月朔日日食望日月食
○天順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萬壽聖節是日
又值冬至節禮部言二節俱該在朝文武羣
臣行慶賀禮然致詞各異又　萬壽節不傳
制冬至節傳制令請通致詞曰茲遇律應黃
鍾日當長至恭惟　皇帝陛下萬壽聖節應
乾納祜奉天永昌臣某等誠懽誠忭敬祝

萬萬歲壽然後惟以冬至制辭傳答羣臣又各
王府及諸在外文武衙門二節各有慶賀表
若前後宣讀不無重複請通宣表目又通宣
表文曰忻逢長至恭遇　聖旦其在外文武
衙門至日行告天祝　壽禮宜曰今茲冬至
恭遇　聖旦聖壽益增從之
○天順間都御史李賓言各處預備倉多空虛
猝遇饑饉何以爲賑宜令有司出官庫物糴之
且多方措置雜犯死罪而下俱納米以贖李上

其數於上司上司時盤驗之歲暮類奏以憑

稽考

○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陳翌奏官軍缺馬征

操請榜諭天下僧道未度者許人入一馬助

邊給與度牒下兵部議以僧道十年一度已

有成命翌不達事體妄啓弊端難允所請

英宗從之降勑責翌

○天順六年孟冬時享　太廟值　皇太后喪

尚在二十七月之内乃以學士言命侯服後

行禮遂擇初六日行

○天順間光祿寺以供用龍鳳花素瓷器萬餘件皆損敝請勑工部移文有司成造

英宗以其勞民已之

○天順時　皇太后喪禮進香有以他木僞為降眞香貨賣者錦衣衛捕獲以聞命各追眞香二十炷完日罪之

○天順時閣臣言南京馬快船裝載官物一船可載者分作十船載搭客商人等私貨俱要

人夫搬送動經二三百號又阻滯糧船深爲不便乞令南京守備官今後若有進來品物一船只載十五扛其餘一應供用官物儘船裝載不許仍前多撥船隻勞人搬送

英宗從其言勑南京內外守備如所言行之

○天順間禮部郎中俞欽父廷獻奏臣田野農民先以子貴荷蒙推恩封爲主事今子進秩郎中臣又例得加封雖粉骨碎身曷由報補竊念臣父用禎年幾九十氣息奄奄朝不保

暮無由沾恩臣獨屢蒙恩典心何敢安伏乞

皇上施仁孝之洪恩憐烏鳥之私情免加封臣

移封臣父俾得生沾冠帶之榮臣父子子孫

不勝感激之至疏聞

英宗謂吏部臣曰此人子之至情予之冠帶後

不爲例

（）天順七年春祀

英宗謂閣臣李賢曰大祀期至朕足疾未愈欲

自行禮但艱於拜起令人扶可乎賢曰陛下

力疾行禮足見敬天有誠雖扶何妨遂從之

○天順七年春空中有聲

英宗欲祈禳以問閣臣李賢賢奏曰臣考之於書無形而有聲者謂之鼓妖君不恤民天下怨叛則有此異乞行寬恤之典以消此變

英宗喜曰此言正合朕意

○天順時侍讀學士錢溥給事中王豫使安南其王各餽以金銀及鑲帶溥等固辭不受王

命陪臣賫至京溥等猶未敢受

英宗曰既已賷至令溥等受之

○天順末年楚府岳陽恭僖王㽦無嗣其弟鎭國將軍季𡒫嫡長子輔國將軍均鍠請嗣封以奉恭僖之祀禮部言稽考近制惟親王無嗣有以郡王進封者郡王無嗣有以鎭國將軍進封者無輔國將軍封郡王例事遂止

皇明典故紀聞卷十三終